

《好兵帅克》有个眼，神父要去给人涂临圣油，但是这家伙喝酒内行，做神父比较二，自己也不晓得啥是圣油，委托勤务兵帅克买，帅克找涂料店搞了瓶大麻油，像模像样的，两个人出发了。

大麻油，亚麻油，核桃油，好比中国的大漆或桐油，涂料史（也就是绘画史）上意义非凡，尽管给人做临终礼不够格，如果说到画画，称这三种为圣油，没什么不对。

和古老媒介比，油画是新画种，人类的好奇心真神奇，古罗马湿壁画和蜡画，保存意义上说足够永久，不变色不脱落，没有发黄发黏之虞，远比油画简明。那为什么六百年，人人喜欢用油画画？因为：舒服。

用油之前，欧洲大陆，特别是文艺复兴最紧要的意大利，蛋彩画横行。蛋彩tempera，鸡蛋黄调颜料粉，磨细了画，效果接近湿壁画，不变色，快干，色调优美，但干燥过快，调和困难，而且鸡蛋黄附着力有限，严禁厚涂。学过素描的都知道排线画出阴影层次，此乃蛋彩画的早期视觉记忆，无法简单地涂出大块灰色，只能耐心地一根线一根线打毛衣。蛋彩到波提切利，巅峰，无与伦比，然后盛极而衰，大家都开始玩油画，我本人的观点，恰恰和当时意大利人自信满满的意见相反。当时有个威尼斯画家叫蒂，让(阿尔卑斯)山那边的人

去用蛋彩，我们要画画了。其实，山那边，他是不知不觉，早就出了油画大师，甚至传说发明油画的人——凡艾克。

北欧文艺复兴，和南方启蒙运动不同，叫晚期哥特也行，它比较家常，两件事，宗教改革和绘画。佛来芒(比利时加荷兰的一块)大师，是我终身顶礼的偶像。二十多年前，在大学图书馆，多少个夜自习我都是对着苏联黑白画册苦苦幻想古尼德兰大师的笔触，那个夏天和今天差不多的夏末，雨后的叶子又深又亮，一只蟋蟀跳到我脚边，浅浅地唱起来。

凡艾克，有说是两个人，胡伯特凡艾克和扬凡艾克，兄弟俩，也有只署名扬凡艾克一个人的。反正，提到凡艾克，就是发明油画的人，这个观点至少在比利时民间，无需质疑，尽管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发明油画，这简直像发明做爱一样困难。凡艾克的爸爸是珠宝匠，把做珠宝那种很特别的有放大功能的眼镜，传给小辈，儿子不负众望，居然拿技术去画画。凡艾克的每一幅画，都是代表作，都是巧夺天工的杰作，同辈人和后辈人，没有一个能达到他的地步，更不要说超越，他未必发明油画，但他肯定是完善油画技术的第一人，而且一出手，就让早期油画，成为了最好的油画，今天的我们，也只能沮丧地承认。

《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鬼托生时，冥王判作富人。鬼曰：“我不愿富。只求一生衣食不缺，无是无非，烧清香，吃苦茶，安闲过日子足矣。”冥王曰：“要银子使，再给你几万也是有的，但这样的安闲清福，难给你享啊。”安闲才是人生至境，如水扬清波，如风过疏林，每一个日子，看起来很清淡，但都是心头的日子，潜着香，藏着甜，是自己真正活过的每一天。

安闲清福

那秋生

有时，音乐的记忆非常恒久，有着一种穿越时光的力量。近日，耳畔仿佛总有一缕轻柔而伤感的乐音萦绕，她来自久远的年代。一位诗人朋友上个月从西班牙归来，见面就说：“当我去到红宫的时候，就想到你说的故事。”

他所说红宫就是西班牙南部古城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个远在中世纪由来自北非的摩尔人建筑的格拉纳达王国的宫殿，绚烂至极，是阿拉伯官殿庭园建筑的杰作。因为院墙多用红色沙岩砌成，习称为“红宫”，阿尔罕布拉在阿拉伯语中即为“红宫”之意。

关于红宫靡丽非凡的描摹，亦当然繁赘不及备载。红宫阅历世代沧桑数百年，几经兵燹之灾，及今犹见风华。只不过历史过往风云纪事总是令人感时伤怀的一种引子。据说1896年的某一天，被誉为“吉他史上肖邦”的西班牙作曲家泰雷加来到红宫。他到来之时正值黄昏，落日的余晖染尽重重的院落，弥漫着忧伤的氛围。此前四百年，一个阿拉伯王朝的背影在安踏卢西亚高原的浪漫风里消逝。抚今追昔，泰雷加或然感时伤怀，写就了这一穿越百年的吉他名曲。

2008年，我曾经去西班牙旅游，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那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牵引着自己一路向南，去往格拉纳达。因为，我的故事与一位中国的音乐人有着某种情感联结。我去到红宫之际，也是近晚时分。当我在廊厅间穿行，环绕着美轮美奂的阿拉伯雕饰和静水映照的泉池，遥想当年朝歌夜弦、富丽堂皇的场景，而今已若“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尤其当我趋近窗前，园中的静谧与窗外一截颓败的残垣和蜿蜒而去的苍苔山色相映时，一种所谓通感油然而生。在我耳际一直萦绕的就是《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那么执拗，让我感受到音乐缪斯的魔幻力量。由此，我必须感恩的是一位仁厚的音乐人类学者，他就是前年8月故去的罗传开教授。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同济大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没有结婚，断了家族血脉。卡尔·托马斯·莫扎特(1784-1858)在奥地利当公务员。他可能有点音乐天分，跟大师杜塞克学习弹钢琴，技术据说不错。但他从未公开演出，也没写过一个音符。另一位是弗朗兹·泽维尔·沃尔夫冈·莫扎特(1791-1844)，父亲死时他才五个月大，后来成了职业音乐家。

要说不知名的作曲家，谁能跟小莫扎特相比！上世纪40年代著名音乐学家卡尔·盖灵格写了一篇论文介绍弗朗兹·莫扎特，说他的音乐“带点儿忧郁……有些微妙的特别的魅力……值得重演……”然而可怜的弗朗兹在我们的时代留下的印迹与他自己的时代无异。他生也悄悄，死也悄悄，一辈子离群索居，无毒无害，完全没有光辉的莫扎特姓氏带来的力量和自信。

关于他的版画也极少。他跟父亲一样矮小，面容精致、忧郁，没什么阳刚气。我们对他的生平 and 内心活动知之甚少，还好有文森特·诺贝罗夫妇的日记，他还不至于完全湮没在历史中。

诺贝罗是一位音乐家，活跃于19世纪初的伦敦。他会作曲，指挥合唱队，演奏管风琴，还成立了一间著名出版社。诺贝罗十分崇拜莫扎特，称他是“音乐界的莎士比亚”。他和妻子玛丽集资助莫扎特的妹妹，收集莫扎特传记的资料，并结识了莫扎特的遗孀和小莫扎特。弗朗兹·莫扎特跟当时最顶尖

今日灯谜
陈汉臣
满脸粉尘
(食品辅料)
昨日谜面:股市止跌
(卷帘格,工业产品俗称)
谜底:弹子盘
(注:按格法,逆读作“盘子/弹”)

《阿尔诺芬尼夫妇》双人肖像，银行家和他小巧玲珑的太太，这对虔诚的新婚夫妇苍白敏感，手拉着手，体现出年轻人在那个阶段独有的忧虑、喜悦和性感。伟大的绘画作品，很少带剧烈的动作和夸张的表情，这也是为什么列宾苏里柯夫这类巡回画派一直被西方主流排斥的原因。《阿尔诺芬尼夫妇》，完美地体现了西方绘画最顶尖的价值观，不动声色，看起来没什么活力，但是极其生动地把这两个人保留了下来，人类存在世界上有多久，这两个人的形象就会留存有多久。

为什么在比利时和荷

路经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这座建于1911年，由瑞典建筑设计师拉格纳尔·厄斯特堡设计，同时也是诺贝奖颁奖地而为世人所知。

最令人难忘的是议会厅里的一张地图，这张大地图就挂在议会厅的墙上，纸质已经发黄，并不引人注意。但凑近一看，却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上面是市里每幢房子的简单平面图，门朝哪里开，窗户在什么地方，房子是什么色彩，都表明得清清楚楚，不准随便改动，如要改动必须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动作。



用榨了橄榄油的器皿直接榨干性油(这真是意大利人的作风啊)，所以他们晚了至少五十年，才晓得原来那三种圣油，是可以拿来画画的。

看，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多重要，甚至可以写就一段美术史。

的音乐家学习，11岁出版了第一部作品，13岁公开演奏钢琴。他17岁那年去了波兰，给贵族的孩子上课，后来成为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师。

弗朗兹从一个害羞的孩子长成一个害羞的男人。他并不懒惰，但也没有那股子冲劲和上进心，这让野心勃勃的母亲十分不满。

对父亲的仰慕

盛韵

1807年他母亲在一封写给他哥哥的信里说：“虽然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一切帮助，但只有在被逼迫时才会做事。”

小莫扎特明显很崇拜父亲，时常演奏父亲的作品。诺贝罗夫妇回忆，“弗朗兹说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但只有一个莫扎特。”然而他的母亲永远不满意，她对诺贝罗说小儿子太懒，需要精神和勇气。她的喋喋不休和望子成龙肯定对小莫扎特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弗朗兹曾对诺贝罗说，如果家人能给他鼓励，也许还能做些事情，“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钢琴制造商乔安·安德烈斯·斯特莱歌告诉诺贝罗，“小莫扎特不太活泼，但是很有天赋。”1804年弗朗兹首次登台，斯特莱歌要求他来一段即兴创作。弗朗兹极不情愿，甚至还

掉了眼泪。斯特莱歌坚持从《唐乔瓦尼》中选了一首小步舞曲作为主题，最后弗朗兹坐下来，吹灭了蜡烛(以表示没有看谱)，弹出了一段非常美妙的变奏，让所有听众惊喜异常。

后来斯特莱歌催促小莫扎特写一首交响曲。可惜他“总是低估自己的才能，担心自己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父亲相比”，终于没有勇气听从斯特莱歌的建议。他写过一首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博采当时的作曲风尚，也有一些新意。但是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协奏曲的参照系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总是被拿来与父亲的杰作比较。1829年他亲口对玛丽·诺贝罗承认，“大家因为我的姓氏而对我期待太高，这真是极大的负担。”

很明显，小莫扎特始终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这就是为何他选择自我放逐到波兰，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吗？他少年时有过一些光芒，然而画家莱瑟1834年再度遇到他时十分吃惊，“他脸色阴沉，眼神呆滞，表情十分忧郁；前额已秃，只有后脑勺上零星分布着几缕灰发。”

弗朗兹晚年回到了维也纳。然而即便死后也无法逃离父名的笼罩，他的墓碑上刻着：“弗朗兹·泽维尔·沃尔夫冈·莫扎特，音乐家、作曲家，1791年7月26日出生，1844年7月29日去世。伟大的莫扎特的儿子。他长得像父亲，有着和父亲一样高贵的灵魂。让他父亲的名字成为他的墓志铭，因为对父亲的仰慕是他人生的精髓。”



地图、规划及其他

陈友泉

难怪斯德哥尔摩的市容如此美丽，无论新区老街都体现了匠心的规划与安排，令人赏心悦目。原来都由这张地图控制着。

不禁想起在美国时，听说他们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是100年不变，每个城市总是各有其貌，各具特色，没有“千城一面”之虑。

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就较难做到了。当然，我们的情况不同，不断发展，修改规划在所难免，遗憾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还会发生变化，有时不得不重新修改。

地图、规划及其他

陈友泉

比较之下，我们在有些方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他们像个小本经营的商人，件件当宝，呵护备至。我们却像个财大气粗的土豪，反正“库存”有的是，破坏了不心痛。人家的历史比我们短，文物却保护得比我们好，几十年的东西都供了起来，我们有时几百年的东西也不当一回事。

一张地图引出的话题，值得深思。

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一个人坐在草垛上看晚霞。彩霞如万马奔腾，如炼金之炉，如绫罗绸缎，如山峦耸立，明丽澄澈，变化万千。夕阳把打谷场的土地变成金色。霞光像万支金箭透过槐树的枝叶间投射下来，在地上落下斑驳迷离的光影。

秋光如此明媚，令我忧伤不已。任凭母亲一次次地呼喊，我都不愿回家。是的，我不愿回那个冰冷、沉默、压抑的家。

父亲能写会算，是村委会的会计。我们家境还不错，我在同龄孩子中一直很受欢迎。新一轮换届选举后，父亲却因为贪污被抓了。母亲跑遍所有关系，都改变不了最后的判决。母亲说，父亲是被冤枉的。

从此，我和母亲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再没有人和我玩，我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路上的桑树多了片叶子，槐树上又多了一个鸟窝，学校后山又来了一群蚂蚁，学校花坛的栀子花又开了一朵……我都知道。每天放学，我就坐在草垛上看天，看云。一天又一天，我把晚霞从金黄璀璨看到灰蓝湮灭。一年又一年，我把打谷场旁的草从黄看到绿，又从绿看到黄。

一个寻常的傍晚，母亲刚把晚饭端上桌，父亲突然走进来。我们全惊呆了。父亲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他苍白的脸上胡须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分明笑着，喉头和胸膛却起伏不定。母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撩起衣角抹眼睛，身体抖动着。父亲说：“我的问题查清了，我是清白的。国家还要给我补上这几年的误工损失，大概有几万块钱。”

我心里对父亲的渴望一下子奔涌而出，有一股暖流堵在嗓子里。我好想冲上去，抱住父亲，大哭一场，却迈不开步。我飞快地跑出门，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伙伴们，还有全村的人。

我看到蜜汁一样的暮色笼罩村庄，夕阳中的村子像油画一般典雅庄重。破烂的房屋穿上镀金的衣服，静悄悄地站在槐树下，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太阳的披风从槐树间一点点上提，树干的金色移到树梢，最后暗淡下来。村子里愈发静了，吃过饭、下棋的老人，泡一壶茶，手下“啪啪”地摔响。

我记住了那个蜜色黄昏，它温暖了我的童年。

憾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还会发生变化，有时不得不重新修改。

比较之下，我们在有些方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他们像个小本经营的商人，件件当宝，呵护备至。我们却像个财大气粗的土豪，反正“库存”有的是，破坏了不心痛。人家的历史比我们短，文物却保护得比我们好，几十年的东西都供了起来，我们有时几百年的东西也不当一回事。

一张地图引出的话题，值得深思。

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一个人坐在草垛上看晚霞。彩霞如万马奔腾，如炼金之炉，如绫罗绸缎，如山峦耸立，明丽澄澈，变化万千。夕阳把打谷场的土地变成金色。霞光像万支金箭透过槐树的枝叶间投射下来，在地上落下斑驳迷离的光影。

秋光如此明媚，令我忧伤不已。任凭母亲一次次地呼喊，我都不愿回家。是的，我不愿回那个冰冷、沉默、压抑的家。

父亲能写会算，是村委会的会计。我们家境还不错，我在同龄孩子中一直很受欢迎。新一轮换届选举后，父亲却因为贪污被抓了。母亲跑遍所有关系，都改变不了最后的判决。母亲说，父亲是被冤枉的。

从此，我和母亲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再没有人和我玩，我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路上的桑树多了片叶子，槐树上又多了一个鸟窝，学校后山又来了一群蚂蚁，学校花坛的栀子花又开了一朵……我都知道。每天放学，我就坐在草垛上看天，看云。一天又一天，我把晚霞从金黄璀璨看到灰蓝湮灭。一年又一年，我把打谷场旁的草从黄看到绿，又从绿看到黄。

一个寻常的傍晚，母亲刚把晚饭端上桌，父亲突然走进来。我们全惊呆了。父亲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他苍白的脸上胡须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分明笑着，喉头和胸膛却起伏不定。母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撩起衣角抹眼睛，身体抖动着。父亲说：“我的问题查清了，我是清白的。国家还要给我补上这几年的误工损失，大概有几万块钱。”

我心里对父亲的渴望一下子奔涌而出，有一股暖流堵在嗓子里。我好想冲上去，抱住父亲，大哭一场，却迈不开步。我飞快地跑出门，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伙伴们，还有全村的人。

我看到蜜汁一样的暮色笼罩村庄，夕阳中的村子像油画一般典雅庄重。破烂的房屋穿上镀金的衣服，静悄悄地站在槐树下，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太阳的披风从槐树间一点点上提，树干的金色移到树梢，最后暗淡下来。村子里愈发静了，吃过饭、下棋的老人，泡一壶茶，手下“啪啪”地摔响。

我记住了那个蜜色黄昏，它温暖了我的童年。

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一个人坐在草垛上看晚霞。彩霞如万马奔腾，如炼金之炉，如绫罗绸缎，如山峦耸立，明丽澄澈，变化万千。夕阳把打谷场的土地变成金色。霞光像万支金箭透过槐树的枝叶间投射下来，在地上落下斑驳迷离的光影。

秋光如此明媚，令我忧伤不已。任凭母亲一次次地呼喊，我都不愿回家。是的，我不愿回那个冰冷、沉默、压抑的家。

父亲能写会算，是村委会的会计。我们家境还不错，我在同龄孩子中一直很受欢迎。新一轮换届选举后，父亲却因为贪污被抓了。母亲跑遍所有关系，都改变不了最后的判决。母亲说，父亲是被冤枉的。

从此，我和母亲生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再没有人和我玩，我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家。路上的桑树多了片叶子，槐树上又多了一个鸟窝，学校后山又来了一群蚂蚁，学校花坛的栀子花又开了一朵……我都知道。每天放学，我就坐在草垛上看天，看云。一天又一天，我把晚霞从金黄璀璨看到灰蓝湮灭。一年又一年，我把打谷场旁的草从黄看到绿，又从绿看到黄。

一个寻常的傍晚，母亲刚把晚饭端上桌，父亲突然走进来。我们全惊呆了。父亲用热烈的眼神看着我。他苍白的脸上胡须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分明笑着，喉头和胸膛却起伏不定。母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撩起衣角抹眼睛，身体抖动着。父亲说：“我的问题查清了，我是清白的。国家还要给我补上这几年的误工损失，大概有几万块钱。”

我心里对父亲的渴望一下子奔涌而出，有一股暖流堵在嗓子里。我好想冲上去，抱住父亲，大哭一场，却迈不开步。我飞快地跑出门，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伙伴们，还有全村的人。

我看到蜜汁一样的暮色笼罩村庄，夕阳中的村子像油画一般典雅庄重。破烂的房屋穿上镀金的衣服，静悄悄地站在槐树下，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太阳的披风从槐树间一点点上提，树干的金色移到树梢，最后暗淡下来。村子里愈发静了，吃过饭、下棋的老人，泡一壶茶，手下“啪啪”地摔响。

我记住了那个蜜色黄昏，它温暖了我的童年。



学出版社工作，当初向他约了一本《外国器乐小品欣赏》的书稿，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罗传开教授是个宅心仁厚的长者，有一次，也是夕照向晚时分，我去他衡山路上的住处，记得门口恰是15路车站，很喧闹。当我穿过小院，踏上那栋西班牙式楼房的顶层，心一下子安静了。硕大的坡面围合的空间里放置很少的家什，他打开了当时鲜少有的从日本带回的CD唱机，于是，一缕婉转流丽的吉他乐音从音箱里汨汨流淌。那种用均匀而连贯的轮指法奏出的旋律刹那扣紧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